



马伯庸谈小说情节为何总设定期限

极限换乘经历赋予写作“幸运的诅咒”

在谈及自己对历史文学的兴趣缘起时,马伯庸特别举出了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与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的后记中讲述了自己如何从《达尔大尼央先生回忆录》获取写作灵感,这种“连接历史和文学的感觉”击中了当时还是高中生的马伯庸,在他心里埋下历史文学的种子。但真正动笔写历史小说还是在大学的时候,他读了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惊讶地发现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2004年,马伯庸在新西兰写毕业论文的间隙,动笔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

为了消除写作的计划感,马伯庸会尽量排除出版方的干扰,拒绝让编辑给他制定写作计划,保持写作的自主性。同时,他还喜欢在嘈杂的地方写作,常常走出书房,在咖啡厅、候机室等地方写,甚至跑到大学教室后排埋头写,还被老师误认为是蹭课的同学而被点名。马伯庸似乎就是个“e人作家”,喜欢从外部环境汲取能量,喧嚣的环境和偶然的意外能够打破呆板的秩序感,带来生活的不确定性,从而冲淡全职写作的计划感。

念书时,马伯庸还是一个叫“马力”的少年,随着父母机场工作岗位的变动,辗转于各个城市。他曾提到自己有过13次转学经历,足迹遍及赤峰、桂林、三亚、上海等城市。

在频繁的流动中,马伯庸养成了关注时刻表和地名的习惯。在从赤峰转学到三亚的漫长旅程中,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看看这里的站名,有时还会拿出地图,将这些站点都标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走。正是结合了对地理的敏感和细察,对史料的熟稔以及对古人设身处地的理解,马伯庸才能构想出《食南之



马伯庸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荔枝来”,我们往往关心“妃子笑”的前因后果,对于“一骑红尘”却少有关注。运送荔枝总要有一个具体负责的官员吧?他在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时,该是什么心情……



马伯庸

徒》的核心线索,让人物驰骋于古代地舆,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感。

马伯庸历史小说的叙事魅力还源自对时间和空间的极限处理。情节常常是这样:天降大任于某个倒霉蛋(也有幸运儿),时间紧任务重,要跨越的距离和障碍还特别多,像《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就已经在书名上展现了这种时空的紧张感,而《长安的荔枝》《太白金星有点烦》《食南之徒》更是深入书写了古代打工人(神仙也不例外)如何紧张地掐着时间,起早摸黑,加班加点干活。这样的情节模式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众多当代打工人。围观古代打工人如何火急火燎地赶在DDL(Deadline,最后期限)前完成任务,当代读者既有感同身受的共情,又有作壁

上观的庆幸和暗爽。

鲜为人知的是,这种情节模式的心理源头可以追溯到马伯庸的童年阴影:极限换乘。频繁转学带来频繁转车,而转车要求掐准时间。有很多次,他不得不下下车就冲向地下通道或天桥,飞快地跑到下一趟车的站台,“走慢几步的话,就有可能错过了下一趟车,那后面的一切计划都消失了”。马伯庸由此形成了对时间的恐慌感,而且这种恐慌感伴随至今。他送儿子马小烦上学,大概要走4公里路,老父亲马伯庸下意识地将这段路分出十几个节点,并且能够精准知道,他们到达了某个节点后离到学校还要多少分钟。听到这里,我脑海里浮现他不停跺脚低头瞄时间的画面。这种时间紧张感也延伸到小说里,马伯庸在写作时会提醒自己不要把时间安排得那么精确密集,结果写着写着,还是习惯性地将小说时间的颗粒感做得非常清晰:“写小说时,我内心会有一个倒计时,咯哒咯哒地响。”马伯庸将其视为一种“幸运的诅咒”。

(原载:《马伯庸:我会让自己慢下来》)

□ 钟耀祖

《文汇报》6月18日

■ 延伸阅读

马伯庸:
“一骑红尘”该如何落地

我有一次教儿子背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荔枝来”,突然想到:我们往往关心“妃子笑”的前因后果,对于“一骑红尘”却少有关注,从来没人关心荔枝具体是怎么运过来的。《后汉书》里倒是有记载,汉和帝时岭南进贡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这一段描写关注到了荔枝运送的艰辛,但视角仍不够细节。

我之前做过10年的上班族,所以习惯性地以一个办事人员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运送荔枝总要有一个具体负责的官员吧?他在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时,该是什么心情?整个计划要打多少预算?协调多少个部门?运送路线的设计怎么论证?荔枝保鲜的科研报告该如何写?物流调度又该何时落地?我惊讶地发现,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真是一桩无比繁琐的任务,稍稍模拟一下,脑袋就感觉要爆炸。可想而知,当时具体负责这件事的官吏,得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长安的荔枝》的故事,即是从这里开始讲起。起初我并没有太大的想法,只是想纯粹写一个古代上班族的轻喜剧。

一颗小小的荔枝,就这样撬动了官员的际遇;一个官员的际遇,又引发了更多人的命运变化。倘若我们用人民史观的逻辑来思考岭南贡荔枝这桩家喻户晓的历史事件,就会发现它不该只是一个运送荔枝的简单故事,而是切入社会肌理的一次尝试。

我创作历史小说一直秉持着三个原则:大时代,小人物,深切口。所谓“大时代”,是要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的某种特质;所谓“小人物”,是要从最底层的视角自下而上,去审视这个大时代,如此才能看清许多问题的本质,才能获得最广泛的艺术感染力与共鸣;所谓“深切口”,即专注于一事一人,题材收窄,视角深入,直抵其本质,集中笔墨于典型事例、典型人物。《长安的荔枝》的创作过程,即是遵循这三个原则,次第展开思考。于是它也从最初的上班族工作日志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原载:《千万个水滴终将汇成大江大河》。本版有删节)

□ 马伯庸

《人民日报》6月19日

文艺百家

善用律法,是李善德最终完成荔枝运送的通关密码

——评《长安的荔枝》中的法治观念与细节

□ 本报记者 彭飞

当岭南的荔枝穿越五千里河山抵达长安时,满朝文武无不惊叹,一个只懂明算之术和花草技艺、却不谙官场世故的呆板小吏,竟然奇迹般完成了“神仙也不运不来”的皇差。

近日热播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让观众享受到荔枝背后的文化盛宴同时,也会陡生“技不压身”之感。不过少有人留意的是,荔枝使李善德在剧中两次娴熟引用唐律中的法条,帮助他不断扭转命运的齿轮,以致逐渐拉近那个原本遥不可及的目标。可以说,如果不是李善德精通并善用大唐律法,最终也就无法完成这趟性命攸关的差事。

与职业放贷人十七娘的交锋,是李善德法律智识的首次闪现。当十七娘试图以高额“复利”趁火打劫时,李善德并没有拿情感乞怜或者用道德控诉,而是冷静地道出唐律关于利息的规定

“凡有借贷,只取本金为计,不可以利回本”,切中了问题的要害。通过这次法律较量,李善德不仅成功赎回老宅,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心理上的“踏实感”,这也成为他后续冒险的精神基石。观众或许能从这一幕联想到,自己面对各种“霸王条款”时的无力感,李善德的做法提供了解题的一种可能性:在法律框架内寻找突破口,往往比直接情绪对抗更为有效。

李善德与峒人姑娘的相遇,则展现了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一面。“诸斗殴人者,鞭笞四十,毁人财物,视财物多寡而定,以倍偿之。”当李善德第二次搬出唐律条文,喝退欺负果农阿僮的一群恶霸时,不仅解决了一场即时冲突,更无意间打通了荔枝运输极为关键的供应链环节。经由阿僮姑娘指引的荔枝基地和保鲜秘诀,支撑起了整个运送计划的核心。李善德运用法律助人纾难解困,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魅力展示,它消弭了“峒人”与“城人”之间的固有隔阂,进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信任关系和资源支持。

法律界有句名言:“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李善德脱口引述的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借由《长安的荔枝》呈现的这些法律细节,解构了我们对千年前社会秩序的单一想象,即使在皇权至上的大唐,法律依然构筑了社会运行的基础框架,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那些看似琐碎的法律条文,实则是维系庞大帝国运转的无声齿轮。李善德虽然不通世故,却通晓律文,并将其化用为解决具体问题的利器。如此来说,他才是真正学以致用。

回归当代视角,在规则边界日益明晰的现代社会里,法治素养早已不再是法律人士的专属,而是每个公民都应当仰赖的生存要素。李善德的经历提示我们,对基本法律规则的掌握,不仅能够提供一种“预判风险”的能力,在人生的关键节点,还具有“落子定局”的决胜力。就像荔枝运输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合乎规范”一样,现代人的每一次重要决策同样需要融入法律考量。

李善德排除万难将“三日而味变”的荔枝运抵长安的历程,不仅是一个关于毅力与智慧的故事,更是一种关于如何在纷繁芜杂的社会秩序中砥砺前行

的隐喻。李善德的成功,本质上是坚守规则者的成功——在皇权、人情与法理交织的大唐社会,他身不由己却始终遵从内心的道德律令和处事原则,最终穿越重重法外暗流,寻找到了那条幽微通路。在此过程,法律不是机械僵化的教条,而是以小胜大的支点;不是限制自由的枷锁,而是创造奇迹的伟力。这些,是编剧留给观众的另一种珍贵“精神馈赠”。

送“束脩”投师的礼俗,早在孔子的时候就有。《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便是证明。古代学生与教师初见面时,必先奉赠礼物,表示敬意,名曰“束脩”,后来基本上就是拜师费的意思。六礼束脩分别是:肉干、芹菜、龙眼干、莲子、红枣、红豆。其中,肉干意“谢师恩”,芹菜意“业精于勤”,龙眼干意“启窍生智”,莲子意“苦心教学”,红枣意“早日高中”,红豆意“宏图大展”。

观象

● 未成年人违法不拘留? 治安管理处罚法拟作修改

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介绍,即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将适当调整未成年人不执行拘留的规定,有针对性地加大惩处力度。

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14至16周岁以及16至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实践中,有的未成年人故意利用未成年人身份,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或者违法情节严重,社会反应强烈。为此,本次修改规定,对14至16周岁以及16至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或者14至16周岁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执行拘留。

□ 代睿

封面新闻6月23日

案语

6次弄丢手机每次都能找到

“热心”室友借“梦游”实施诈骗

“你是不是在梦游时把手机弄丢了,我帮你找回来。”“热心肠”室友屡屡出手相帮,没有想到这竟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近日,上海市闵行区警方侦破了一起利用室友“梦游”实施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吴某目前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近日,小王在父亲的陪同下赶到闵行公安分局曹行派出所报案,称他向一名“陌生人”先后支付了1.28万元用于“赎回”手机。原来,小王一直有梦游的毛病。据他回忆,4月23日清晨,他在宿舍醒来后,发现放在床头的手机不见了。询问同寝室的吴某,对方称看到小王梦游时把手机带出去后遗失,吴某还主动帮小王联系捡到手机的“陌生人”。但“陌生人”开口向小王索要2500元好处费,小王于是将钱款转给了吴某。吴某当着小王的面将钱款转给了“陌生人”,小王顺利拿回了手机。意外的是,之后的40天,小王竟“梦游”6次弄丢了手机,并通过吴某陆续转给“陌生人”1.28万元用于“赎回”,直到父亲发现

后报警。

接到报警后,民警首先对“陌生人”展开调查,在调阅小区及楼道公共视频后,民警并未发现小王有梦游出门的情况。民警还对其他室友进行走访,据室友描述,小王确实有梦游,但没有发现他拿着手机。

“陌生人”极有可能是虚构的,民警随即围绕吴某展开调查,发现其用于接收小王转账和转给所谓“陌生人”的微信号均是吴某本人。此外,小王父亲也曾与“陌生人”协商,提出以800元换回手机但遭拒,小王父亲察觉电话中“陌生人”的声音与吴某十分相似。

经充分调查取证,警方最终确定“陌生人”就是吴某。到案后,犯罪嫌疑人吴某如实陈述,他发现小王梦游,于是心生歹念,屡次趁小王睡觉时偷走他的手机,后假借小王“梦游”遗失手机,帮助联系“陌生人”归还,以此骗取小王钱款。截至报案,吴某已作案6次,牟利1.28万元。

□ 鲁哲 吴叶青

《新民晚报》6月20日

毕业季

投之以李 报之以桃

6月15日,华南农业大学举行2025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仪式现场,园艺学院农艺与种业硕士毕业生,与果树学博士毕业生,拎着“荔枝包”,手捧荔枝花束,上台与老师们合影。据介绍,这些荔枝都是从学校果园新鲜采摘的。他们还现场展示了华农荔枝新品种“仙桃荔”。(华南农业大学微信公众号6月15日 李湘君 郭煜婷 邱盈月 卢满远 伍伟霖)



6月21日,西安培华学院举行2025年毕业典礼,校领导为毕业生拨流苏,颁发毕业证书,毕业生代表送上束脩(xiū)六礼回赠老师。此外,校内还设立了5个缀满祝福的摊位。荔枝摊位:长安的荔枝 顺顺“荔枝”;非遗糖画摊位:甜绎未来 鹏程万里;向日葵摊位:向阳而生 步履不停;鲜桃摊位:桃愿似锦 逐梦远方;水饺摊位:饺蕴乾坤 前程似锦。(西安培华学院微信公众号6月21日)

■ 延伸阅读

送“束脩”投师的礼俗,早在孔子的时候就有。《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便是证明。古代学生与教师初见面时,必先奉赠礼物,表示敬意,名曰“束脩”,后来基本上就是拜师费的意思。

六礼束脩分别是:肉干、芹菜、龙眼干、莲子、红枣、红豆。其中,肉干意“谢师恩”,芹菜意“业精于勤”,龙眼干意“启窍生智”,莲子意“苦心教学”,红枣意“早日高中”,红豆意“宏图大展”。

新甘肃客户端